

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五

嘉慶二十一年三月
越下十七



江陰李詡

余家一小園中創窩名曰真率將欲書數語揭
於屏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真率齋銘殆
先得我心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
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
率為約簡素為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
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
非不論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適趣冷淡家風

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置備。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

棄。

又見別史云真率齋銘乃司馬溫公字子諾大夫家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鞏氏耳目志云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竒

窈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

剔透桂林之山也。嶢峩窳窳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常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黔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于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鸞是用詩經燕燕于

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
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
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
以二女子為念結褵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
有捲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
山墨談亦考之不審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
初出宰分宜時閭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

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
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構對
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
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
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即
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
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
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
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為中書

舍人二君時時飲於相庠見世蕃與給事中
無錫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
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于
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
其詳

江鄰幾雜志云蛾媚雪蛆大治內熱曹方湖為
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
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
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猪無口足眼鼻儼然

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蹶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真可謂善戲謔者不為虐今者矣所稱趙姚周三入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

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君啟
南作䟽以勸之䟽曰伏以天闈之有刺地角
之不毛鬣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
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
之迹崔謔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
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
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
使離離綠坡而飭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
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

之金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燃於覓白。成
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
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
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
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其間值數之奇。亦有
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
者。雖修為在人。大都願所遇何如耳。或者以

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藉之為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為徵驗。亘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并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即以七日大歛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

已已武妹脩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
衰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
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義之頓首
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歛字上着草右
旁加彡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
筆頗不相類此余鄉碩山周氏先世物子孫
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
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
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

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閭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華亭錢尚書九峯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于山者時廣西流賊竊炭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誣力為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群疑後當道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嘗書公與撰

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
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聘
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
從之遊、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
不與語、先令治田、獨特先生有異、朝夕與之
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
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為聚兵、衆皆為先生
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
某、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

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為然。遂復遊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字于俗哉。錢公殆真知先生者也。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僊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制詩。獨李石麓公春芳者為帝衷所契。寵眷益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泛僊槎傍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撥開煙霧三千界。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大明收。

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
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齋禪師有道行因
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
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
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
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
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
業初無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
高低持心不二而已

此見宋西蜀李昌齡傳
感應篇中 齋音諮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
寒冽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涼死者一百七
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
轎夫亦死轎下在京親見者歸說

三徑黃花隨意翫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黃
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
不到一簾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落魄
多情風月伴衰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 須信
黃金不買閒 此五聯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

之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陸文安公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徧萬物以此而高古先聖玉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允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

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彛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

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
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
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
九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
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
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
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
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俱當論

人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
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
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
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
有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
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
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囚
圖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

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誨不畔
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
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
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
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
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
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
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

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宜刻板家置一幅。

李良者，此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夫。在里中周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銑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遏施設之畧，迨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鬻騎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

城車外復設橐象。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群至。拾得者。訝為異物。聚觀而傳玩者。搯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

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四回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於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砲先發，觀者已成齏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算。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囑夏相亦於是密啟。上前君相元戎相為一體。

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不覺也。乃糧餽不繼、頓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曾遣人督來、已違數日限、一晚斬餉職十三、真曾竟以全師而出。夏公方以小忤於上、而今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啟、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於上、時邊報沓至、上震怒、令緹騎

逮魯猶候于轅門者凡三日始克入魯既就
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
萃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慰
徐徐散遣而李良者寔在其數周見心時復
面得之述于余頗的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閏傳 朝廷取
綉女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霎時惟
求得婚不暇擇人且有矚于門首見總角經
行者擁之而入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

不知何自起而有此異也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一

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

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

滿。捐亂書塵。漢。數聲羌笛月

蒼蒼。

一云解裏肉生悲。老大十間星暗誤文章。

不才。羸得腰堪把。病

對緋桃檢藥方。

二此生甘分老吳閻。

萬卷圖書一草

堂。

一云寵辱都無剩有狂。

秋榜十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一云龍虎榜中題姓氏。笙

歌隊裡

章。蹴蹴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杏酪香。

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三一身

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鬮。一云久遭名累怨

青襟不變貧。交喜素琴去日苦。多休檢曆知。

音諒少莫修琴。一云已息心。平康驢背馱殘

机。成落託。任教世態有升沉。

醉穀雨花壇。費胡吟。老向酒杯碁局畔。此生

向望不甘心。四俵俵。真恠少時年。陳跡關心

云百丈游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

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

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五驅馳南北

樓衣衫。墊角巾。一云龍頭監。萬點落花俱是

廟棘圍文。草榻今縣墊。跡塵。

恨滿盃明月，即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病櫻筍疾

難酬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一云老大戲

云半生愧六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病中

酒身短夢風烟千里苗多情絃索一牀塵黃

全誰買長門賦，黛筆難空描滿額顰，惟有所歡

知此意共對燒高燭送殘春七自怨落魄迂踈更可

憐焚香掃榻枕書眠蘇秦捫頰猶存舌，趙

壹傾探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

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

八踏遍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低頭一

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

空鵬賦黃金游客剩貂裘年來踪跡尤真堪畫

又云近來檢飛葉僧房細雨舟九畫位趨踰

知才命所無憑一云謝遣歌難尋萱草酬知

已且摘蓮花供聖僧兩字功名或蝶夢百年

百年蠅角我酒燈畫嘗世味猶存舌茶芥隨緣

敢愛憎十造物何曾苦忌名太平又合老無

能交遊零落緋袍冷風雪欺貧瓦罐冰二頃

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試倩家

人道消盡

在詩英雄

氣未曾

又聞其壽王少傅守

俗詩曰綠簑烟雨江

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

雲弟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

為妻先雲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于嘉靖三

十一年兩年二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

都民張浩長女為妻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

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雨無營計往本縣

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敦家工作隆慶元
年正月內雨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至二年
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
無妻於雨病時蚤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
囊不覺退縮入肚轉變成陰即與白粥配偶
五月初一日經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
不爽雨方換了髻女衣裹足易鞋畏報迴避
不與人知九月內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
十一月初二日稟縣拘雨相同赴審實穩婆

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婦人無異又抱
兩出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來交合但
未生息止緣貧難嚷鬧賣離隣里姚漢周等
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于十二月二
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為女乃陰盛陽微之兆
以祈修省

鷓鴣卵畧牽長有一點紅鷓出殼脚猶短七八日
漸長繡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鯁鱈餵之則易
猶小兒出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旁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贖之止于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奕碁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

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
良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
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
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
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
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
復未易又不解奕碁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
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

曲老樵書

昌國與放翁同朝所著有蕪山家
學一書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于郡城之西郊先令畫
士作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
營建架飛峯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真一小
洞天也其揔門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
所費以萬計夢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
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
號西蠡則立扁之初已兆于蔣矣沈石田客
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梟
太倉人居卽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

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
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
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為之傾圮客有戲
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林水退孟昭復新
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叅政矣其居轉與
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林人也一時戲語有數
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識信乎人生徒自碌碌
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世稱富家為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為太丘

長有劫賊殺財主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

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梅花夜

月耿冰魂江竹秋風洒淚痕天外飛鸞惟見

影忍教埋玉在荒村君姓蔣氏諱圓明字

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儉睦雍

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挈家避地江渚

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

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十八日清晨。脩然而逝。甲辰正月廿四日。題。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頌。字敬修。皆鄞人也。弱冠同遊學。為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寇東南邊。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創罷。日甚。公私累歲不得休息。重臣徃徃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徽人王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少葉宗滿等商于海。挾中國貨。徃來日本。暹羅。西洋諸夷間。嘗

益饒富、益施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為王、五
卦、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某島
夷有郤、請于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
不酬、遂與邊將官有郤、大怨望、適邊禁嚴、通
市、遂坐遣夷人寇邊、嘗中國、則寇邊無虛日、
乃中國視王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柰
何、先是言官奏請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
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
世襲指揮、僉事、于時都御史胡宗憲又請得

上命、命有日、人難之、莫敢行、則蔣生請行、又薦
陳生行也、三十四年八月、以蔣生為正使、陳
生副之、充布船司、負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
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
渡、至馬嘴、匪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
遇寇、二生率衆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
等大半耗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已
移書家人、贖田產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
使等物、亦蔣生致家中、贖具償也、官為給券

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
夷長寧父夷僧是相者來見譯知上國使甚
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夷長曰
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
口無論日本况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
船人導則又密知王直處使密使往諭直直
來殊倨傲也又密諭之曰即不念汝祖宗墳
墓獨不為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
柰不甚罪汝募汝歸誠以此時歸正 朝廷

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矣
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衆久抗衡不祥莫
甚况夷情貪狡即一日下片紙檄曰能以叛
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
醜穢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
悟謹拜議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
至平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聞巨
賊徐海且率夷衆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
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激養子毛臣葉宗滿

王汝賢善譯辨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
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至博多
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不可往謀先
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
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即夷禮恭至蔣
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輒傳諭禁諸
夷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
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
諸夷寇邊蓋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

國故戒寇邊又遣使修貢獻 朝廷謝罪也

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歸途安焉無盜賊
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擁衆圍桐鄉桐
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困不知計陳生及夏正
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覆舟
山賊黨皆陳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
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
王激等同卧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為好辭
以激易直乃諉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激亡海

葉宗滿王汝賢未減從戍直死時再呼蔣洲
陳可頤誤我誤我直意蓋期官之海濱節鎮
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
寇寇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
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
百萬人至不欲為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士
蕃軍官徃徃陷沒徒以王直等耳即宗憲輕
財用士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
而二生者可謂無功于國哉二生言海外四

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沒時狀奇甚、月以山夜以星辰為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并二生諧之、漫為蜚語、二生竟落格廢、賞宗憲為之輸粟為大學生。此王叔承從二生紀行彙銓次其事如右。

張少華者故金陵民家女少鬻于齊媚家假母

移之居吳閩年及破瓜色益美麗性慧善音嘉靖壬子中秋從江賈來游虎丘倅遇周生

仕者吳歛冠絕一時且韶秀駭慕喪魄竟稱
腹脹辟汪去使人召周至遂闔戶絕外假母
強之故自縊遂聽其和周歌日夜不絕音遂
出周上其後周吹簫而以肉音韻之聽者辟
易所得纏頭皆以與周周亦母事假母甚謹
是特海上徐公子慕少華持千緡為聘除舍
別墅遷兩人於中曰供費二金歲餘公子乘
周醉請私不得周聞以語見侯公子不堪乃
陰畜少年勝周者即美眼飾使習吹簫出
見以移其好少華果目注更使人偽聘周去
中道髡其髮復勞其面黥之公子又賂假母
金不得因移沈郎居與並計引簫聲動之月
下少華訊公子已寢啓扉沈郎可兒可
鬼勞人終夕縉統念也沈請誓絕周少華遂
向燈誓已共寢至曉去明日公子復請私不
得夜伏壯士候兩人登牀持刃躍出捽其髮
曰必殺此以懲滔者假母聞變趨入叩頭乞
解遂共書券即真為公子妾矣公子置之秘

室而以五十金謝遣沈郎居半歲忽忽不樂
晨夜詛為公子連死諸姬聞之以告出之去居
松陵復多媧而故所交周者甚怨忿縊于戶
被勢面且多瘡少華不納周甚忿縊于戶
外少華恐乘夜竄走將至崑山為海寇所掠
傳詣島主王真直帳中有匪三十人姿貌皆
出其下嬖之甚稱為張夫人直頗好吳觥每
夕令所虜伶人聯袂歌而佐酒而海上沈郎
亦沒島中事賤作久之善聞帳中歌聲趨
而竊聽傍徨不能去少華忽見之以目相矚
已淚淫淫下直覺之密訊沈郎得其狀曰固
也吾向怪其有平康姿態明日沈郎善衣
而前使歌吳歛又使吹簫一坐稱善自後每
夕使與沈隔帷而歌其聲奇渺悲怨坐客無
不流涕而起者居久之益愛幸據諸姬上直
有事必就之謀少華亦陽暱之而陰幸其敗
冀與沈郎歸中國借老也會督府使蔣陳來
島中諷直直意頗欲降而腹心皆以為不可

少年華力折之曰若謂為海中玉沉沉而可百
得庚癸而常主夷也妾以今日事勢何異騎
虎不如且降則得官有功無禍直信之留將
為質而令腹心王激等同陳報謝督府親杖
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豫少華泣曰若不
降亡無日矣妾請先死直悟遂以激攝營兵
留少華守帳中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時
已遠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計直初發時
密語激曰吾性矣有尺一客必用某印為識
少華潛聽之竊其印記與客偽效直書傳
舟後取金珠價最高者與沈即暖纏之半夜
走投四明主家主家怪之伏壁間竊聽其語
明旦主人以鴆毒沈即死而迫妻不自意少華泣
月天并何搏命至此吾一婦人不自意少華泣
首而死子也降一首功隱死二子罪著茲
不可以再辱遂自到死首功隱死二子罪著茲

六家女少鬻於娼，肩馬姓，假母呼為起。吳一
至江，南教之，即善吳飲，善神胡琵琶，其
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婉轉，往往傾其
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賈齎多金，賂之
意稍不屬，或竟夕虛寢，而罷賈，恚而收金去。
以是假母日寤，而笞罵之，會有少年私之，金
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
翹，云海上多貴游，尤以音律相賈，重今一啟
齒，以為絕世無雙，以規翹兒之名，滿江南，歲
所得纏頭，無算，乃更以規翹兒所善，貧窘久之
倭寇掠海上，遂竄走桐鄉，已轉掠桐鄉，城陷
翹兒被虜，諸首執以見其寨主徐海，海初怪
其姿態不類，民間訊之，知為翹兒，試之，吳飲
及琵琶，以待酒，絕愛幸之，斥帳中諸姬，羅拜
咸尊為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斥海一切計
畫，惟意指使，乃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
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之，陰實幸其敗事，冀
降與之官，海恚縛，而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

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求使親解其縛而厚
之金華海上人也翹見故識之而華亦私覲
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歸告督
府曰未可圖第所受幸王夫人者臣視之
有外心當藉以誅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
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
見乃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
如降也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
中書約降督府因誘致居東沈屯與黨陳東
相鬪官兵乘之海沉河死永保兵與海兩侍
女一名綠珠一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叅佐皆起
享詣參佐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叅佐皆起
為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極樂降階而與翹兒
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調水順
而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水順
首長既從水順首長去之錢唐舟中慄毘順
不自得冀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
殺一首而更屬一首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

死右王直徐海妓犬畧晚得之徐太室學護
馮文所時可所撰述中約而錄之以追附蔣
陳二生之末直妓係徐作海娃係馮作徐叙
海死一段頗舛余畧正之直始末詳范表議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于壁以諷者其詩曰犬

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

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

擬作望雲山蓋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孖因

嚴分宜嵩之怨死于西市故云或云崑山王
逢年作

指甲刮薄末黠中去翳甚妙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

音豆又作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

句投

徒闔反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內臣令馬遠圖一佛中
坐老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
古心贊之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
絕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
持三教像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
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

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
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贊周公謹
齊東瑩語載之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

中載此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
之稱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聞休去是何人
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
大瓜為頂瓜也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虎五陰虎四

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
六之會出漢書注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
主考王荊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荊
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
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涵蕩之士當非令器隨
抹兩三行荊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
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
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携戲

錮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間作僵尸、令人擗身走數遍、以為樂聞者皆取太岳之鑿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鸚鵡有綠色者、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鬪、各船互相驚攪、則以為有魚之兆、

土虺

一名

虺蛇

傷人

不治

為害

最甚

用水

牛耳

中

垢膩塗咬、屢效、甚者多取遍敷、又方云、急摘

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蟇用碗
鋒畧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
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
鎮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
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
黑皮地龍即蚯蚓鹽梅即霜梅等分搗爛成泥猪
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
歲卒。或云是孫真人方試甚效。

北曲中有金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

曰白

西廂記人稱為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
夏故名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晉州含
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
畧不同耳

事文類聚及韻府群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
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為奴明日魏彭城
王勰為設邾首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為酪奴

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為茗奴不
宜呼茗為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為失本文之
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久中國不食羊
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
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恠問之
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
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
不中與酪為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
彭城王為肅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

駭若為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
當從本書為正

鶴林玉露四虫云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
蟻不知香螂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螂蛆甘
帶者乃蜈蚣也以為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
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蜈蚣甘帶鴟鴞嗜鼠之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城族事江湖紀聞
載吳曦蛇精一節甚相類

常熟雲江錢公泮為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

僊遊九鯉湖僊托夢於其僕曰你們老爹到
京裡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咬人撐一頂
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
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
馬有執荊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裡乾
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
慈溪歷卽署郡守陞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
陞江西叅政未行下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
間同邑令死于倭難事聞 朝廷贈光祿卿

官其子部為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
祀始解夢所云小犬不咬者多補也撐黃換
青者用黃蔭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
祠于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于
此地子之夢擡銀指應例冑監馬前有棍是
錦衣體乾坤對聯即京中所儼寓舍舊粘于
門者一一券合豈非僂哉又祈雲江乃堂壽
數其夢睹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壘
一酒壺一青大襖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為

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沒後
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床頭適
洽以穀賑飢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
具壺榼稱賀入移卓于中堂以待洽出老夫
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
旌節養子事關廟堂冥冥預定無疑若縣
官檄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
景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

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麻為余姪女夫與余說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為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及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胡荈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

使多嚙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
不是等閒人。余徵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
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荔枝譜可
知行極所論疑過許也。

船家梢子也。又為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
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
余畧訛于後。以俟問俗者。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藥。孔謂之窟籠。團謂之屈孌。

蓬謂之勃籠 忍謂之熬 足謂之毅

視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

之爍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去聲 按謂之

欽去聲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上聲 移謂之

捅 沅謂之倘 虹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卧謂之党 彙謂之斛又謂之

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趨謂之跑

蓋謂之匿 捧謂之掇 遮謂之撻 添謂

之拘 躲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伴 藏

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因

音抗韻書無此字

熱飯

謂之頓

熱酒謂之錫

瀉酒謂之篩

稠

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

音敦上聲

干求請托

謂之鑽

遙相授受謂之胄

妄相答語謂

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澆

絕潢斷港謂之

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橫關謂之門

音振

善飲食者謂噉

音撞平聲

美惡粗細兼者

謂暖

見陵于人為欺負

非常事為咤異

喜事為利市

利市出易

憂事為鈍事

呼下

酒具為添按 物完全者為囫圇 作揖謂
之唱喏 夾室謂之兩葉 階磴謂之僵礫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謂之吉鏤 托盤

謂之反供 整疊謂之周提 此處謂之間

邊彼處謂之箇邊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

食謂之無窖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聲入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主又作智 說人之不慧

曰不鯽溜 說人之勉強曰閘閘 說人之

自誇曰買弄 事之相邂逅曰亘湊 兩一

陣為一破又以一番一起為一潑鄙齋計

較者為撲搜

缺

六畜統呼為衆

終音生

語

物事曰牢曹

人假意曰陽詐

去聲

齧齧

上顏

入聲下殘入聲
物殘缺不齊貌

齧齧

二字俱五鐸切上齒牙缺也下器皿缺也

黥黥

垃圾

開

魍魎

上音蕪下音介今人呼事在成否兩難者

為 黥黥 按字書

黥黥

今人謂性劣者為黥

人 黥 本夷

嘈噴

俱入聲
語言

數錢以五文

為一花

覓利之言曰尋錢曰摸錢曰賺錢

曰近錢

鋤地為倒聲

去聲

地又曰搜地

首飾

曰頭面鞋襪曰脚手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
又曰家私 鳥獸交感驢馬曰罩鷄鶩曰熬
水餘鳥曰打雄猪曰付蚕蛾曰對狗曰練蛇
虎曰交 郡邑起更打鼓謂之發擂大事重
擊鼓為搥鼓唱曲輕擊鼓為點鼓 凡取物
吳下曰擔平聲江陰曰拏丹陽苧處曰捉寧波
浙東曰駝靖江曰啣 以物之足用者曰見
不足用者曰不見音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
為一箇杭州柴四圍箍為一轉 人之顏敗

及身病摧靡者云卽當

唐明皇聞駝馬鈴聲類以人言語黃幡綽

對曰似言

通稱一頓

世說欲乞一頓食漢書一頓而成唐書打

三卽卽當

汝一頓晉書一

戲市娼曰千人捏

千人捏似蟹大

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為名或以戲市娼云

痘

瘡謂之天花瘡疾謂之愕子至諱言曰天上

頭北人名簇擺子畏惡特甚鎮江曰發汗病

楊州曰忤鴿子

子音則

湖人以上船登岸曰

起篙或云起高

江西建昌等處謂烘為燒

余邑曹方湖尹南豐時令門子烘脚帶谷燒了驚曰如何燒了取來呈上復曰已燒了也

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

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

事之陳久為瓚

五代時有馬瓚為府

幕其人魯慧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巳甫為新奇道之故云俱劉貢父詩話

抱

持人物曰撻

音傑出紀聞錄

俗牽連之辭如指其

人至某人物及某物皆曰打

丁晉公詩所謂赤洪厓打白洪

厓是也

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覆窠

出玉堂閒話

淳熙江西饒州曰狃者里俗戲相標譎慈

癡之類也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詬

罵農忙之稱曰牛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

緯之名曰五尺

俱夷堅志

今人以相助為挈輔

詰云籬挈捷音捷捷挈籬即輔車相

依之謂則挈輔之幫字宜以手為是 卧床

之帳子謂蚊帳

南史宋武征碧綃蚊帳音疇

午前午後小食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

鄭

傳為江淮留後夫人白爾且點心昭明太子

也

墨菜

見列子俗呼眉西

灰契

見韓文俗呼灰及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次

曰中衍次曰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

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

之父母欲置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
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史
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
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
論啟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遷世不
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畧著之陸象山
與周元
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為信

兔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
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

蕨竹冬管不蛀交春砮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為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揚憲副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璠一世而不幸頓散于孫楊兆廢即當垂沒而盡棄于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末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為記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肖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

肖與兄不相能其所証浙師乃縣令上虞葛
公楠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于玉未厭
已銜之矣而圭又但所証師下之石會有徵
舊稂銀之事起玉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
持本名完券為証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
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
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于縣之麗譙中玉
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巖而東湖
書院之圖書浪籍委擲為之一空矣余與玉

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菴礫間、猶及見哥壻、
水滴香爐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
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羶手求田問舍、而亦
間及吟咏、每詫揚之不相過後也、邂逅必懇
懇求頌、揚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俟之不至、卒
亦不解揚之絕已也、又卜日腆設踵請揚、似
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撰者已報主
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迓少憇、入坐、揚亦
云、當即行、撰者又報主出肅矣、醫脩設醴、飲

輒微訖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且
于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
庄隣釁以爭田鬪殺鎖楊公子于屍傍五川
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
死尸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為松江莫甥
是龍擄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為好事
賂蒼頭所得半為親友散澁為竊乃膏梁之
子憤然不知也子後依棲于余鄉周氏有見
其以綉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勅命紵面與

家人婦令人不為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士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三隨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于影響矣。海山事余。曾記于前云。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朝廷謚忠毅。立廟淮甸。楮園林。

偉力叟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

更不疑、

權王

忌臯庸

部將

皆遁走、同時死、難

只青獅、注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

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

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安梅磧

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竒、余憶吳興、畢再遇

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

黑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

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

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又憶酉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之胡公率嘶鳴不食而死三馬同言水王夔齋禎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授牒捕賊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托疾不敢出兵公即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

殘久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三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即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趨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為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篋往尋亂尺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篋上令不深沒自死

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踈其
痛。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
始駭公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
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
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
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擿既行。距殮之二
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筮
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櫪馬驟前。
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曾仆之。

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
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戰
馬記。其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
難能相濟也。若夫袪讐怨。微隱切齒。碎膺期
在必報。取在人。猶且難之。旨哉言乎。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
淮。為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
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亦梅磻

詩話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
五百金為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鄉
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
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為君山之游，預
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嚴闔於
即席，蕝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
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蒸天山作隄，
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總歸壑，許大乾
坤此結臍。胷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

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庶間
縉紳莫不賞嘆是詩水南學士張公載之邑
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
潦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
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
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咏楊梅詩
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
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着些酸醒
酒困了無點滓沈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

得紅塵一倍忙。其為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髫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即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穉。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稻名。穉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穉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穉。雉。上皮買。及。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穉。雉。雉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

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
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稱雍容千
年儲皆用虛字對為詆

精字氣字皆從來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
人制字豈是胡亂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
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
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頻嚏為何人
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嘆唾祝云有人說

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久嘗聞唐玄宗友愛
昆季呼寧王為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
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
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
以噴嚏為佳事矣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
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絕壁土竈土皆可
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皆有
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

不宜背陽秋花者居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夏自此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趙相秦樞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

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
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
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手既而皆
驗此載于郭彖睽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折
春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于
戍謝周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
周稍隱存之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
類事在岳珂程史第一卷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群聚成陣俗謂之馬蟻

作壩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鬪屢退屢合經一
晝一夜鵜鴣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
者必有大雨甚驗鷄啼早則晴啼晏則雨上
宿亦然鵲稱老鵲鳴曰殫平聲牙驗俯仰為陰
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
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氣無往而不
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鱧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曜其日
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
生人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
次以錢置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
晚皆不可彈音談以篋為之兩人共曳黃雀
宿蘆頭軋而向前則跳入于網設網正中十
可得一高下皆空倘失首不得一此出余邑
之青陽南御溇渚與無錫隣界春間間或有
之謂之回春黃雀

子鱗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名省鱗不佳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
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
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
花長嘆息作行逢落花長愁息半死白頭翁
作半謝文錦繡作問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
作舊鳥雀飛作悲

錢唐張天錫中天順壬午鄉科薦授教諭以詩
文雄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于余鄉顧山周
氏走筆為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

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為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誣、濞知徽聽其樂杵、適足以誣、妄不知聽月之真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載營魄、若聞其有葆先之聲、合璧而晦、若聞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

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兔之杵東東
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
為耳聰之病矣。江陰顧山周君羽卿超然有
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衆星中孤月也。為之
作聽月記，天府摘仙張錫聽月之孫為余姊
夫，見余愛其字畫適逸，可助臨池遂以見餉。
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
者，其所居燬于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
多傳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

豫源淮亦留周氏竟卒于顧山旅館周惟召
備殮具余從祖雪窓先生有詩輓之一云香
山對酒思同社紫陌看花憶駐驂又云珠沉
暨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古蒼蓋紀實也無
子其弟扶櫬歸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
石欄刻字上

葍醬類草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蒨黨薺菜子

如薜蘿芎藭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蕪
如地笋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
魚收葶薺茨菰之類

昔人論茶以槍旗為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蓋牙
細則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
稱壺蜂翅是也

壞宮室以為汗池棄田以為園囿亂之道也世
有思之者乎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諍三昧釋氏之忍也

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
字誤又云忍痛於焯掌注云焯利刃刀若刺
股之類按焯乃火燧蓋以火灸之非刀也刺
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
縮為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
卽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
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
嚴強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拔舟
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

欲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輶穎考叔爭車扶輶而行叔向與子朱爭于朝拂衣承之事俱出

左傳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畫苑鳥有名蘆鴈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譎嘯人呼為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螵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螵一首乎瞿即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

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
敲窟臂。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
開其尾。故用以譎吏云。晚多往來于余邑。先
達貢學靜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薄
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遍體揶揄。置
籬中。緞之出。乃自朝曰。竹籬為煖轎。漸漸出
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痛楚時。猶以
團團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園廳
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

其作蘆鴈自歎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掃
除于良門下窺其用筆條得解失笑良起視

曰若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

成名者國初錙孟熙績霏雪錄載九阜登公

戲公索詩公應之即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

門骨鬻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原空瞿以熟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炭之可和

水而燒也今官吏問罪畢罰炭即此或疑為

水火炭者非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為別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顥乞教航曰老子曰
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
理盧子憐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
即虛實可知矣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
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
佛家稱父為富樓那母為彌多羅尼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
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今為朝雲相
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君自古美人
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今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于
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
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
一婢赤腳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因真可慨
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

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以丁釘其顛而去，人以為識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全之窮，是真窮于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輒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場中式，已填名于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觀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鞠之，隨汰國光名。蓋是時古江以江寧縣主簿為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

光上主司詩曰、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整望
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愁
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
得荊州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今秋、隆慶庚
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
聞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內相知
望有年、溫飽由來非素志、勲猷何以負前賢
鹿鳴宴罷醒無寐、莊誦名臣錄一編、吾邑雖
多才、如梅之失而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

江之有子故備記之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己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為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梁貴之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

以為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
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
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
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為故皆可以為藥
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
一體何能益于吾身且如革聲健脾金聲通
肺黑色養印紅白傷明論梅生津思穢作嘔
衰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
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

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為也。昔吳中一人為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蛇。即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其所疾者。與其友將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以其若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神。

之壯餒存乎行行懽于心則神壯而氣充不
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柰何孟
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
必當以順氣為藥順情為和順時為劑人之
氣即天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閉而病味
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
一故藏藏自相損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
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左右無不分明其餘
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

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冬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荀子曰：有子思卧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鎔三推，此可對

孔子韋編三絕。

抱朴子內篇四卷祛惑第二，十中載昔有古強者云：孔子

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撻一作三折。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

非顏子事。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五